

在馬爾克斯的《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》這部小說里,安赫拉結婚了,而且是嫁給一個外來者。外來者家庭富有,父輩是高官。他來到這個小鎮,對安赫拉一見傾心,而安赫拉是一個殺豬匠的女兒。新婚之夜,外來者發現一個問題:安赫拉不是處女。他當下把安赫拉遣送回家。按當地習俗,安赫拉回到家後就要坦白情夫是誰。這家人有責任和神聖的義務把情夫殺掉。安赫拉回家後捨不得說出她的情郎,於是故意說了另一個人——納薩爾。納薩爾是鎮上最優秀、最高貴、為人最好的青年,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他。安赫拉的兩個哥哥也不想殺納薩爾,但按規定一定要殺,於是他們到處跟人說三個星期後要去殺納薩爾,希望有人能阻止。結果沒想到,大家興奮得不得了——鎮上終於出現了刺激的事情,每個人都眼巴巴地等着看。終於到了那一天,兩兄弟不得不提着刀出門了,被迫去找納薩爾,鎮上的人都跟着去看熱鬧。納薩爾一開始怎么也不相信這兩兄弟真的會來殺他,直到臨死的那一刻都不能相信,可兩兄弟真的把他殺了。

小說寫得非常好,我們生活在夾縫里,身上既有這種復仇的野蠻傳統,

又接受了現代社會新的法律體系、新的倫理教化。這兩兄弟想讓大家阻止自己,但是在現代社會里,人都處在一種搖擺中,不同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就有看戲的心理。我們不能說是人人都變壞了,而是社會本身就有殘酷的一面。

所以,一個善良的人或一個壞人,是可以轉化的。

英國作家康拉德對人性的剖析特別犀利,其小說《吉姆爺》中的年輕主人公吉姆——鎮上終於出現了刺激的事情,每個人都眼巴巴地等着看。終於到了那一天,兩兄弟不得不提着刀出門了,被迫去找納薩爾,鎮上的人都跟着去看熱鬧。納薩爾一開始怎么也不相信這兩兄弟真的會來殺他,直到臨死的那一刻都不能相信,可兩兄弟真的把他殺了。

後來船被救,法庭要審判這些棄船的船員。吉姆深深地感到自責,覺得自己是個罪人,內心深處竟埋藏着这么怯懦、苟且的想法。如果沒有發生海難,他會永遠

人心深處



覺得自己是個英雄。吉姆認罪了,並決心贖罪。他來到一個海島,島上有很多土著,殖民者對土著進行各種壓迫、驅趕。他投身到土著的隊伍里,為他們謀利益,以此救贖自己。出人意料的是,有一群白人海盜來到島上,無惡不作,土著們把海盜圍堵起來。吉姆決定跟海盜談判,因為雙方一旦打起來,土著肯定要死傷很多人。吉姆代表土著跟海盜約定放他們走,雙方從此化干戈為玉帛。但是令吉姆沒想到的是,海盜離開的時候突然殺死了土著族長的兒子。土著們覺得吉姆欺騙了他們,於是集體處死了吉姆。

人在波浪滔滔的人世中,有時候真的難以判斷自己做的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。

後來康拉德寫了一部特別重要的作品——《黑暗的心》。在這部書中,年輕人馬洛來到非洲剛果河,在那里,白人英雄庫爾茲建立了一個貿易站,貿易站肩负着兩種功能:經濟功能和殖民功能。貿易站被管理得井井有條,每年都會從里面運出很多珠寶,名聲很大。馬洛此行的目的是接替庫爾茲,因為庫爾茲的身體不好。他懷着崇敬和膜拜的心情出發,一路上沿着剛果河往里走,越是深入,詭異的氣氛越重,很多人談起庫爾茲都躲躲閃閃。最終他見到了庫爾茲,此時馬洛才知道,庫爾茲原本是一個非常善良、紳士的人,來到這里成為殖民者後,野性被調動起來,變成了一個使用恐怖手段治理殖民地,調運財富的野蠻人。庫爾茲獨自來到這個地方,纔發覺自己內心深處那種地獄般的存在。他見到馬洛之後,喃喃自語,一直說“terrible(恐怖),terrible”,馬洛一開始沒懂,後來才知道,這個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人心深處。庫爾茲離開的時候,土著的仇恨爆發了,用箭射他的船。庫爾茲在船里看到這場場景,最後死在了路上。作者:梁永安

晚飯後,孩子們圍着雅各布,要求他講“巨人的故事”。

雅各布微笑着,靠在壁爐邊,給孩子們講了起來。他的聲音平和和柔緩,帶着濃濃的愛意。

“有個男孩央求父親帶他去街上看嘉年華遊行,父親想起自己小時候也喜歡看遊行,便答應了孩子的要求。第二天早上,父子倆一起出發了。

“遊行隊伍外,圍滿了從四面八方趕過來看熱鬧的人,男孩什麼也看不見。於是,父親把兒子舉起來,放在肩上。

“騎在父親肩上的男孩清楚地看到了遊行的場面,他不停地告訴父親,遊行隊伍多么壯觀,顏色、造型多么精彩。男孩對自己能看到這些感到非常驕傲,嘲笑那些擠在人群里什麼也看不見的身材矮小的人。他甚至對

巨人的故事



父親說:“可惜你長得也不夠高,否則你就能像我一樣清清楚楚地看到遊行隊伍了。”

“但是,這個男孩也不是什麼都看見了。”雅各布意味深長地說,“他沒有看見的,是他為什麼能夠看見。如果他的父親也騎在別人的肩上,一樣能夠清楚地看到遊行隊伍。”

小女兒失望地說:“這根本不是巨人的故事。”

“這就是巨人的故事。這個男孩從一個普通人變成巨人,又從巨人變成一個渺小的人。”

“他是怎麼變的呢?”孩子們齊聲問道。

“孩子們,”雅各布說,“自己任何時候都記得自己坐在別人肩膀上。”

“如果不記得了,會怎麼樣呢?”小兒子問道。
“會重新變成一個渺小的人!”雅各布回答道。

鄧笛/編譯

小時候我很喜歡畫馬,某日完成了一幅獵人騎馬登山圖,正得意時,母親過來對我說:“馬背上的人坐得太挺了,你要知道,當騎馬上坡的時候,身子要向前傾,否則人跟馬都容易翻倒。”

過了不久,我又畫了一幅騎馬下山的畫,母親看了還是不滿意:“這次你畫中人物的身子又過於向前傾了,騎馬下坡時,馬固然往山下走,人卻要坐得挺;如果騎手也跟着馬向前傾,就容易滑下去。”

我有些懊惱:“為什麼有這麼多規矩呢?反正人騎馬,愛怎麼騎就怎麼騎!”

“要想騎得平穩快速,不顛簸,不傾倒,不被摔下馬背,不至於滾落山崖,一定要講究方法。”母親說,“這就好比處世,當馬向高處爬時,仿佛是你得意的時刻,愈得意愈要謙恭,所以人向前傾;至於下山,則仿佛失意時,固然是往坡下溜,你反而要坐得挺、撐得直。”作者:劉埔

畫馬



我還以為秋天能再堅持幾天,結果今天在辦公室開會時正對着大窗戶,露在中袖外面的胳膊被颯颯的涼風一吹,直起雞皮疙瘩。下班回來的路上,雨滴答不停。早晨出門穿了毛衫加長裙子,不得不一手提着裙擺,一手撑着傘,從一堆棉外套夾克中穿過去,場面很是做作。路上,賣烤瓷火盤的都出攤了,還有賣烤玉米、烤麵筋、炸土豆、煮米線的,仿佛一夜之間從四面八方聚攏過來,讓晨晨煙火氣息參與到馬上就要到來的冬天。

看遲子建的《黃鷄白酒》,作者以故鄉哈爾濱為背景,講述了年近九十歲的老人春婆婆的故事。“黃鷄白酒”是煙火街上的小酒館,在整條街上人們的生活中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,尤其是春婆婆。“春婆婆愛睡懶覺,一天只吃兩頓飯。頭一頓在家,後一頓在‘黃鷄白酒’小酒館,那通常是午後四點鐘了。”不孝子巴望着春婆婆早些死,好接手她的財產,但等兒子一踏出門,春婆婆就一改喘粗氣、說胡話的樣子,直起腰,哼着小曲兒,步履輕快地去酒館喝一杯;冬天還未供暖的時候,春婆婆中午就去那里,就一碟豆子、喝幾口白酒,可以溫暖地待上好幾個小時;臨近供暖的那幾天,婆婆實在熬不住了,幾乎整日窩在黃鷄白酒,一直等到打烊才回家;春婆婆要供供暖官,約了律師在黃鷄白酒酒店里見面,特地點了砂鍋豆腐和尖椒肉片。街上的老喬,收到兒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,一個人去黃鷄白酒,要了整只的麻油酥骨雞和一斤燒酒。“每吃一塊肉,就喝一盅酒,然後看一遍錄取通知書,再撕一塊肉,喝一盅酒,看一遍錄取通知書。”

遲老師一定是內心極溫暖柔和的人,春婆婆在這種程度上有着她自己的影子,浪漫、可愛、堅強、大度、寬容、還自信、樂觀,會在那個年代主動做鞋襪子送給心上人,會每年去跟心愛的人約會。那么冷的冬天,我擔心婆婆會冷,但遲老師還是會想盡辦法讓她睡個暖和覺,去商場、花卉市場蹭暖氣,去小巴奪家、黃白鷄酒店里,喝幾口熱酒,燙個熱水腳,灌個暖水袋,總能安然度過。每到那個時候,就無比感激酒館里的桂香,不用假的油鹽醬醋,會記得顧客們

各自的喜好,會把春婆婆當“老神仙”對待。

似乎特別容易記住那些在深夜里為我點過一盞燈的人。

好些年前,我有過一段特別艱難的日子,難到一分錢要掰成兩半花,大夏天住在沒有空調的地下一樓,一塊五毛錢一斤的西瓜要想了

醬、火腿腸、沙琪瑪……雖然不少都是垃圾食品,但那會兒簡直是救命稻草,實惠且頂飽。那段時間我吃過的食物成為那一年我生活的支柱,直到後來情況好轉,我領了工資,財大氣粗地回請燕子的依然是麻辣燙。後來我離開燕子所在的城市,看她在朋友圈曬娃曬老公,

寒涼時刻的熱酒

又想找才決定買不買。同寢室的燕子那段時間工作有了着落,結婚嫁人,很幸福。很多個周末,燕子想着理由約我見面,請我吃飯,既讓我沒法拒絕,又讓我覺得合情合理。

巷子口的麻辣燙是首選。素的一塊錢一串,葷的兩塊錢一串。土豆、胡蘿蔔、白蘿蔔一般是一塊錢五小塊兒。最喜歡煮得沙沙的土豆,就着辣醬吃,又辣又燙,過癮。豆棍要煮得很軟,蘸醋,讓蜂窩孔里吸飽醋汁;海鮮要整塊塞進嘴里嚼,撒尿牛丸要先戳一個小孔,吸掉里面的湯汁;大白菜菜心要煮成爛糊糊,滴幾滴香油再吃;油條切成小段剛泡進鍋里就得撈起來,吃之前記得裹上點嫩香菜梗和蔥花……冰凍的小西瓜削好皮放旁邊,滿頭大汗、舌尖冒火的時候,用老闆免費提供的塑料勺子挖一塊兒丟進嘴里,立馬冰火兩重天。

吃完飯,燕子會硬拉着我去逛超市,買一堆零食幫我拎回出租屋,薯片、方便麵、辣椒

下子讓乾燥的口舌有了食慾。泡飯溫度正好,多一分嫌燙,少一分嫌涼,可以暖胃,又不會燙到嘴。應該是沒有放鹽,可以吃到米飯的甜味,湯汁除了有青菜的香味,幾乎可以當白開水喝。凌晨的郊區分外安靜,儘管還是八月尾巴,已經有了寒氣。零零散散的幾顆星星掛在天邊,我在嘈雜的人群中兀自吃完飯、喝完湯。從來沒有像那天一樣,用心感受每一粒米的味道,每一片青菜葉的味道,以及泡過米飯的白水的味道。

電影《辯護人》里,男主角宋佑碩年輕時,一邊做小工,一邊學習法律,老婆住院生兒子的費用都是岳母幫着付的。在一直光顧的豬肉湯餐館,他逃了單。後來宋佑碩去還錢,老闆娘不僅沒收,還免除了他當次的費用,只要求他以後常光顧就好。從那以後,已經成為大律師的宋佑碩便經常帶着助理到豬肉湯餐館吃飯。“豬肉湯飯里要放點韭菜才好吃”,再好吃也架不住天長日久地吃,不能苟同這豬肉湯飯的美味又無法違背老闆意思的助理,恐怕不太能明白其中的真味。

遲老師的創作談《寒涼時刻的熱酒》,結尾這樣寫:“人這一生啊,總要經歷這樣那樣的寒涼時刻。好在有‘黃鷄白酒’這樣的地方,有來自民間的溫暖和那一杯杯熱酒,無言地與我們相伴。”

寒涼與溫暖總是共生的,只感受到寒涼而體會不到溫暖,整個人會從頭頂涼到腳底,像哈爾濱冬天室外的行人,凍透了。只知道溫暖而感受不到冷風,是不真實的虛幻,缺乏足以應對漫長人生的力量。只有明明知道這里冷,但會想辦法找到暖,一壺酒,一件羊毛衫,或者一道滾滾的砂鍋豆腐,至少能讓人有抵抗寒冷的熱量。莊雅婷說過一句話:“早早看明人虛妄,然後依然不拋棄不放棄,才是懂了。”早早明白人間冷暖,然後依然保持向前的力量與熱情,才是真正的熱愛。

就像我瑟縮着身體回到家,又冷又乏,雖然知道明天還是會繼續冷下去,但依舊會仔細地煮一鍋熱辣辣的番茄土豆湯。作者:小雲貓貓

